

T R O U B L E

中枪之前，他似乎想留下些什么，但却什么都没抓住

【满身烟味，永远宿醉难醒】的

私人侦探马洛系列

NO.8

找麻烦 是我的职业

【美】雷蒙德·钱德勒◎著

徐 芳 李天智◎译

I S M Y

B U S I N E S S

T R O U B L E

找麻烦 是我的职业

I S M Y

【美】雷蒙德·钱德勒◎著
徐 芳 李天智◎译

B U S I N E S S

私人侦探
马洛系列
NO.8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找麻烦是我的职业 / 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著; 徐芳李天智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143-5708-0

I. ①找… II. ①雷… ②徐… ③李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3635 号

找麻烦是我的职业

作 者 【美】雷蒙德·钱德勒

译 者 徐 芳 李天智

责任编辑 赵海燕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信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708-0
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找麻烦是我的职业	1
狗痴	61
午街取货	105
黄裤王	155
山中太平	215
红风	279
宾格教授的鼻烟	343
青铜门	391

找麻烦是我的职业

1

安娜·哈尔西是个中年妇女，大约二百四十磅重，一脸油光，穿着定制的黑色套装。黑色的眼珠，像鞋上的纽扣似的，闪闪发亮，脸颊如同板油般柔软细腻。黑色玻璃办公桌看上去就像拿破仑的墓碑一样，她坐在桌子前面，叼着一根黑色烟斗。烟斗不是很长，跟卷起来的雨伞差不多。她说：“我需要一个男人。”

我看着她弹着烟头，烟灰掉落在明亮的桌上，一缕缕烟雾随风吹向窗外。

“我需要的这个男人必须足够帅气英俊，这样才能吸引到那个有阶级观念的妇人，但同时也得足够坚强抗压，即使没有武器也能对付强敌。这个男人要像被禁锢的蜥蜴般灵活，像伍迪·艾伦般能说会道，最好是比他更能说，并且要足够乐观，即使被运啤酒的卡车撞了头，也能把它想象成是被漂亮女人拿面包砸的。我需要这样一个男人。”

“这事好办。”我说，“你去找纽约洋基队的罗伯特·多纳特和游艇俱乐部的小伙子们就行了。”

“或许你可以。”安娜说，“好好拾掇下自己。我付你二十美元一天的佣金，外加额外的津贴。我可是好几年都没给人介绍工作了，不过这次我自己没法办到。我对侦探行业虽然看好，但也不能为了赚钱丢了自己擅长做的事。我们先看看格雷迪斯对你感觉如何。”

她将烟斗倒转过来，然后按了一下黑色通信盒上的按钮。“亲爱的，进来把我的烟灰缸清理一下。”

我们在屋里等着。

这时门开了，一个身穿棕色连衣裙的高挑女人走进屋里，打扮得跟温莎公爵夫人似的。

她优雅地穿过房间，清空了安娜的烟灰缸，又轻拍了下安娜的脸颊，然后快速朝我扫了一眼，便走出了房屋。

“我觉得她脸红了。”门关上的时候安娜说，“我猜她的心是去你那儿了。”

“她确实脸红了，而且我，晚上要跟达里尔·扎纳克共进晚餐。”我说，“别绕弯子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的任务是要毁掉一个女人。那是个性感撩人的红发女人，她现在在给一个投机商人当托儿，已经勾引了一个富商的儿子。”

“那我要对她做什么？”

安娜叹了口气。“菲利普，你的任务有点残酷。你若发现她当托儿的任何蛛丝马迹，立马揪出来当众揭穿她。要是找不到证据，这种可能性倒是更大，因为她出身很好，这种情况就要看你的了。你平时点子就多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都记不起上次想到点子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，你刚才说什么投机商人和富商？”

“马蒂·埃斯特尔。”

我从椅子上站起身准备走，然后想到这个任务最多也就一个月时间，而我需要这笔钱。

于是又坐了回去。

“当然，这可能会给你惹上麻烦。”安娜说，“尽管我从未听说过马蒂会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明目张胆地干掉一个人，但他确实不好惹。”

“找麻烦是我的职业。”我说，“要我接这个工作的话，每天付我二十五美元，外加二百五十美元的底薪。”

“我多少也得给自己留点吧。”安娜嘀咕道。

“行，反正镇上劳力有的是。看到你一切安好我很高兴，再见安娜。”

这次我站了起来。我的命虽说不值钱，但那点钱还是值的。马蒂·埃斯特尔是个极难对付的角色，身后既有帮手又有保卫。他在洛

杉矶和拉斯维加斯街都很有名，他不轻易动粗，但要是真动起来，谁也别想逃。

“坐下吧，成交！”安娜嘲讽地说道，“我一个破产的穷苦老女人，经营着这家高级的侦探所，除了身上这身赘肉和病痛，什么好处也没捞到。佣金都归你了，都拿去嘲笑我吧。”

“那个女人是谁？”我又重新坐了下来。

“她叫哈里特·亨特里斯，连名字都这么好听。她家住在艾尔米拉诺酒店，北语桐1900号街区，非常高级的酒店。她父亲三十一岁的时候破产，从办公室窗户跳楼坠亡，母亲也过世了。她有个妹妹从寄宿学校回到了康涅狄格州，这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。”

“这些都是谁挖出来的？”

“我这儿有个客户拿到一堆复印的票据，票据都是他儿子签给马蒂的，总额高达五万美元。不过那小伙子不认账，所以我这客户便雇了个人帮他鉴定，那人自称是这方面的行家。那人接手这件事后也查到了点东西，不过他和我一样，都太胖了，没法出去搜集线索，所以现在也不管这事了。”

“我能跟他聊聊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安娜点头应道。

“你说的那个客户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运气不错，你可以跟他面谈……就现在！”

她重新按响通信盒上的按钮。“亲爱的，叫吉特先生进来。”

“那个格雷迪斯，她有归宿了吗？”

“不许打她的主意！”安娜差不多是对着我怒吼道，“她每年处理离婚案能帮我赚一万八千美元，菲利普，不管是谁都别想打她主意，否则他就死定了。”

“她总有一天要嫁人的。”我说，“为什么我不能追她呢？”

这时门开了，我们停止了说话。

我在接待室没见到他，所以他一定是在某个私人办公室等安娜。他应该等得不是很高兴，门一开他就急切地走了进来，然后立马关上门，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他的铂金手表，一脸不满。他个子很高，皮肤白皙，金发碧眼，身穿一件法兰绒衬衫，领口上还戴着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苞，满脸不高兴，眼袋很重，拄着一根银质把手的木拐杖，看上去是个打扮入时的六十岁老头，但我觉得他应该有七十多了，反正我对他没什么好感。

“迟了二十六分钟，安娜小姐！”他冷冰冰地说，“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，就刚刚那一会儿我能赚好大一笔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会尽量减少您的损失的。”安娜故意拉长声音说，她也不喜欢这个男人，“不好意思，吉特先生，让您久等了。不过您想要见合适人选的话，我得挑选后才能让您过目呀。”

“他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。”吉特嫌弃地扫了我一眼说，“我想要更像绅士点……”

“您不会是‘烟草路’的那个吉特吧，是吗？”

他慢慢走近我，半拄着他的拐杖。他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我，像是要把我撕了一般。“所以你是在侮辱我。”他说，“侮辱像我这样有地位的人。”

“你们都冷静一下。”

“冷静个屁啊。”我说，“这家伙说我不是绅士，或许像他这种有地位的人能接受这样的评价，但像我这样的男人可受不了别人泼脏水，他也泼不起。当然了，除非他是无心的。”

吉特被激怒了，眼睛瞪着我。他又拿出他的手表，看了看时间。“二十八分钟了。”他说，“我跟你道歉，年轻人，我不是故意这么粗鲁的。”

“这话听着舒服。”我说，“我就知道你不是‘烟草路’的那个吉特。”

这句话差点又要激怒他，不过他忍住了，他也不能确定我那是什

么意思。

“趁现在我们见面了，我有一两个问题问你。”我说，“你会愿意给那个叫亨特里斯的女孩一点钱当作日常花销吗？”

“一个子儿都不给。”他吼道，“我凭什么给她钱？”

“这是某种习俗吧，假设她嫁给你儿子，他能得到什么呢？”

“到那时候，他能从他母亲——也就是我的前妻——那儿的信托基金里每个月拿到一千美元。”他低了低头说，“等他到了二十八岁，会有更多的钱。”

“你不能怪罪一个想攀附的女人。”我说，“现在时日不同了。马蒂现在怎么样？他那边搞定了吗？”

他捏着自己的手套，手上的手筋暴起突出着。

“那种是赌债，没法收回的。”

安娜无力地叹了口气，掸了掸桌上的灰尘。

“那是当然。”我说，“不过赌徒们也不会任人食言吧。毕竟，如果赢钱的是你儿子的话，马蒂会付给他钱的。”

“我对这些没兴趣。”他冷酷地说道。

“好吧，不过想到马蒂拿着五万美元的钞票坐在那里，却发现连五分硬币都不值。他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呢？”

吉特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。“你是说他可能会动用暴力解决这事吗？”他近乎讨好地问道。

“那很难说，马蒂经营的场子很大，身边追随的人也多，他也要考虑自己的名声。不过他生活在这个圈子里，而且又深谙人情世故。所以只要是离马蒂家足够远的地方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。再说了，马蒂又不是浴室防滑垫，要是谁踩在他头上，他一定会让那人好看的。”

吉特又看了一下手表，这次他很恼怒。他把手表塞回夹克里面。“你说的那些与我无关。”他打断我说，“当地的法官是我私下交好的朋友，要是你觉得无能为力……”

“我明白。”我对他说，“不过就算你带人扫平我们这条街也无济于事，就像手表虽然在你的口袋里但你没法控制时间一样。”

他戴上帽子，再戴上一只手套，拿起拐杖轻敲了下鞋边，走到门边后打开了门。

“我要的是结果，我愿意为结果埋单。”他语气冰冷地说，“我可以立即支付，有时甚至出手很大方，尽管我不是个慷慨的人。我想我们都懂对方要什么了。”

接着他差不多是眨了下眼睛，走出门去了。门轻轻地关了，合在闭门器上。我看着安娜，然后笑了。

“很可爱，是吗？”她说，“我倒希望我的鸡尾酒会上多来几个这样的人。”

我从安娜那里拿了二十美元——当作日常花销。

2

我要找的阿波加斯特全名叫约翰·阿波加斯特，他的办公室在伊瓦尔附近的日落大街上。我在电话亭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浑厚，轻轻地喘着气，就像刚赢得馅儿饼比赛的男人的声音一样。

“请问是约翰·阿波加斯特先生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我叫菲利普·马洛，是接手你调查的那件事的私人侦探，我们的客户叫吉特。”

“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吃完中饭后能去你那儿聊聊这件事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他说完就挂了，我觉得他是个不太健谈的人。

我吃完中饭后开车去找阿波加斯特。他那里位于伊瓦尔的东部，

一栋两层的老式建筑，墙壁最近被重新粉刷过。街道旁边有很多商店和饭馆，建筑的入口很宽敞，可以直接上到二楼。下面的指示牌上写着：约翰·阿波加斯特，212室。我上了楼梯，来到一间和街道平行的走廊，一个穿着罩衫的男人站在右边的一个门口。他额头上挂着一面圆镜子，一脸疑惑的表情。见到我后他回了自己办公室，然后关上了门。

我走向另一边，大概走到走廊一半的距离，远离日落街一侧的门上写着：约翰·阿波加斯特，可疑文件审查员，私人侦探，请进。门一下子就被推开了，我看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接待室，屋里摆着几张椅子，一些杂志，两个烟灰缸，还有两盏亮着的落地灯和一顶吊灯。房间侧边铺着廉价的但很新的厚地毯，地毯上写着：约翰·阿波加斯特，可疑文件审查员，闲人勿进。

我打开外门的时候，警报器一直响着，直到我关上才没有声响。什么事也没发生，等待室一个人影也没有。里屋的门没有开，我走过去贴在门上听，屋里也没有说话声。我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人应答。我扭了一下门把手，门没锁，于是我便开门走了进去。

这间房有两扇朝北的窗户，全都拉着窗帘紧闭着。窗台上有灰尘，屋里摆着一张桌子，两个档案柜，一张普通的地毯，墙壁也没什么不一样。屋里左边的门上的玻璃写着：约翰·阿波加斯特，实验室，闲人勿进。

我现在已经能完全记住这个名字了。

我站着的这个房间很小，实在是小得有点过头了，即使是那么粗短的小手都有点容不下。那只手拿着一根粗粗的铅笔，纹丝不动地趴在桌上。他的手腕没有汗毛，就像盘子一样光滑。外套的衣袖有点脏，系着扣子，从袖套里露出来。办公桌不到一米八长，所以他应该不是大高个。从我这儿看，只能看到他的手和衣袖。我轻声地走回外面接待室门口，从里面用东西将门顶住，然后关掉那亮着的三盏灯，回到

实验室，在桌子角落边来回走着。

他是个大胖子，非常的胖，比安娜·哈尔西都还要胖。从我观察到的来看，他的脸长得有篮球那么大，甚至现在面色还有些许令人愉悦的粉红。他跪在地板上，把自己的大脑袋靠在桌子钥匙孔的内侧角。他的手掌压在地板上的一张黄纸上，手指最大限度地张开，从指缝间可以看到那张纸。他看起来像是在用力撑在地板上，然而他并没有。支撑住他的其实是他的脂肪。他的身体叠靠在自己的大腿上，大腿上的肥肉使他得以保持那个姿势，跪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我在想，也许需要十几个壮汉才能把他击倒。虽然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怎么样。我回了回神，搓了一下自己的脖颈，今天不是一个温暖的天气。

他的头发灰白，剪得很短，他脖子上的皱褶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。他有一双肥胖的男人都会有的小脚，脚上穿着一双黑的发亮的鞋子，伸向地板的一边，紧闭在一起，看起来既整齐又脏乱。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，很久没洗了的样子。我弯下腰，把手伸进他满是肥肉的脖子里。他是有动脉的，但我摸不到，他也不需要了。在他肿起的膝盖间，留着一摊血，不断地蔓延……

我跪下来，把他粗短的手指从纸片上挪开，他的手很凉，但还不算冷，软中透着一点硬，这片纸是从一块板上撕下来的。要是上面写有什么信息就好了，可惜没有。上面只有一些模糊的看不懂的符号，没有文字，甚至都不是字母。在他中枪前，他仿佛想要写下些什么，也许他自己也以为要写点什么吧，但他最终留下的只是一些看不明白的涂画。

之后他便中枪倒下了，手里依然拿着那张纸，用他的肥手按在地板上，另一只手则拿着那支粗粗的铅笔，整个身体跌坐在大腿上，然后便死去了。“约翰·阿波加斯特，可疑文件审查员，闲人勿进”，真他妈的够私密啊，死了都没人知道。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三次表示同意的话。

现在却躺在地上死了。

我用自己的手巾擦了门把手，关掉屋里的灯，从外门离开，这样就能从外面锁门了，然后离开了走廊，离开了那栋楼，离开了那周边，远离到没有人目击到我进过那间屋子的地方。

3

根据安娜所说，艾尔米拉诺酒店位于北语桐 1900 号街区，是最高级的酒店。我将车停在装饰性前院的附近，然后往前一直走到装有浅蓝色霓虹灯的地下车库门口。下了一个铁护栏斜坡后，我来到一个明亮的地方，里面停着各种豪车。一个肤色较浅的黑人从玻璃办公室走出来，穿着齐整的蓝色袖口制服，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，如同乐队主唱的头发般顺滑。

“在忙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先生，一般吧。”

“我车停在外面，需要清洗一下，我付五美元你去洗一下吧。”

这招对他不管用，他不是那种用钱好打发的人。他栗色的眼睛变得若有所思而且深邃起来。“先生，洗车就给五美元可是笔好买卖啊，我能问问除了洗车还包括别的事吗？”

“有点别的事。我想问问哈里特·亨特里斯的车开进来了吗？”

他看着车库里的车，我看到他朝一排耀眼的车望去，然后视线停在一辆金黄色敞篷车上。那辆车和前院的草坪一样不怎么惹人注目。

“是的先生，开进来了。”

“我想知道她的房门号，还有不经过大厅就能上去她那儿的法子。我是名私人侦探。”我向他出示了我的警报器，他看了一眼，不为所动。

他露出一个极其虚弱的微笑。“先生，对于一个工作党来说，五

美元确实不是小数目。不过让我做不惜风险丢掉职位的事，这个价格就差得有点远了，从这儿到芝加哥那么远。先生，我劝你还是收好自己的五美元，然后从入门口进去吧。”

“小伙子你行啊。”我说，“等你长到五英尺高你打算去干什么呢？”

“先生，我已经是大人了。我现在三十四岁，有幸福的婚姻，还有两个孩子。午安先生。”

他转身走开了。“好吧，再见。”我说，“另外抱歉我刚才说话有股酒味，我刚从比特出来。”

我重新爬上之前那个斜坡往回走，在街上逗留着，想着自己最开始应该先去哪个地方最合适。我早就应该知道，在艾尔米拉诺酒店这样的地方，用五美元和警报器是换不到任何线索的。

说不定那个黑人现在已经在打电话报警了。

这栋住宅是一栋混凝土筑成的白色大楼，摩尔式风格，前院挂着磨损了的大灯笼，种着高大的古棕榈树。入口处位于呈L形的角落处，需走上大理石台阶，然后穿过加利福尼亚式嵌花拱门才到。

一个门卫为我开了门，我走了进去。大厅没有洋基体育场那么大，地上铺着带海绵橡胶垫的浅蓝色地毯，踩在上面很柔软，让人忍不住想在上面打几个滚儿。我走到前台，一手撑在桌面上。一个白皙瘦削的职员注视着我，一边把玩着自己浓密的胡须。他的视线越过我肩膀，朝我身后的一只阿里巴巴油罐望去，油罐大得都可以关进一只老虎了。

“亨特里斯小姐在吗？”

“请问您是？”

“马蒂·埃斯特尔。”

这招的效果和在车库的相比好不了多少。他听完把左脚斜靠在什么东西上，这时他身后的蓝色镀金门开了，走出一个沙色头发的彪形粗汉，背心上沾着烟灰。粗汉漫不经心地靠在桌子一端，盯着阿里巴

巴油罐看，像是在思考眼前的这个罐子是否是一个痰盂一样。

职员提高嗓门儿问道：“您是马蒂·埃斯特尔先生？”

“我是他手下。”

“这两者难道差别很小吗？那先生请问您叫什么呢，要是有人问起的话？”

“有人要问。”我说，“那就不说咯。这就是我的行事作风，要是你觉得我顽固古怪，那么抱歉了。”

他不喜欢我的举动，也不喜欢我这个人。“恐怕我没法为你通传。”他冰冷地说道，“霍金斯先生，有件事能请教一下你吗？”

那个看着油罐的沙色头发的粗汉回过头来，慢慢走向我身边。

“格雷戈里先生，什么事呢？”

“呸，你们两个傻子！”我说，“你们的女性朋友也都是傻子。”

霍金斯笑了。“哥们儿，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你理理。”

我跟着他走进他刚才出来的蓝色镀金大门，房间不是特别宽敞，里面摆着张小桌子，两把椅子，还有一个及膝痰盂和一箱打开着的雪茄烟。他屁股靠在桌上，和善地对我龇着牙笑。

“哥们儿，进展得不太顺利，对吗？我是这儿的经理，有事你直说。”

“有时候我感觉一切都进展得很好。”我说，“有时候我又觉得这像铜墙铁壁。”我拿出钱包，向他出示了我的警报器和证件复印件。

“又是私人侦探，嗯哼？”他点头说，“你应该最开始就来找我的。”

“是啊，但我都没听说过你。我想见亨特里斯小姐，虽然她不知道我，但我和她有点事情要谈，不会打扰到其他人。”

他朝一边走了一米多远，把雪茄烟换到了另一侧嘴角。他看着我的右眉毛说：“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为什么要收买下面车库的黑人？那样你能拿到提成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虽然我是个善人。”他说，“不过我也得保护这儿的客人。”

“你的雪茄烟都快没了。”我看着箱子里剩下的九十几根烟。我拿起两支，闻了闻，用十美元钞票夹着放了回去。

“真不错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可以好好打交道了，你想我怎么做？”

“跟她说我是马蒂·埃斯特尔先生的手下，她就会见我的。”

“我帮你做这个有什么回扣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的靠山可都是重要人物。”

说完我便伸手去拿回我的十美元，他立马阻止了我。“我试试看。”他说。他拿过电话，拨通了814套房的号码，然后便开始哼哼唧唧的，就像一只病牛似的。他突然斜倚着身子，脸上堆着甜蜜的笑容，声音变得娇滴滴的。

“请问是亨特里斯小姐吗？我是这里的经理霍金斯，我叫霍金斯……没错，我是霍金斯。我当然知道你很忙，要见很多人，不过我办公室现在有位先生想见您，说是带了马蒂·埃斯特尔先生的消息。由于他不愿对我们透露姓名，所以没有您的允许我们不会放他进去……没错，亨特里斯小姐，我是经理霍金斯。他说您不认识他，不过我看他样子不像坏人……好的，谢谢您小姐，他马上去。”

他放下电话，轻轻地拍着电话机。

“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，现在就差点背景音乐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可以上去了。”他如痴如醉地说，一边不经意地从雪茄箱子里拿出那折叠的十美元。“亨特里斯小姐可不是一般人。”他轻声说，“我每次一想到她，都必须得出去沿着酒店绕绕。我们现在上去吧。”

我们重新走到大厅，霍金斯带我到了电梯处，目送我进电梯。

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看到霍金斯走向入口处，大概又是去沿酒店绕圈了。

电梯像温度计里的水银一样，缓缓往上升，里面铺着地毯，还有镜子和反射的灯光。这时电梯门轻轻开了，我沿着走廊往前走，到了